热线：96060 E-mail:xdkb@kuaibao.net 現代快報
责编:王凡 美编:徐支兵 组版:杨建梅 2015.7.20 星期一

吃饭

文/顾前

自从离婚后，我基本上就没有在家里做过饭了，全是在街上吃。这些年来，我家附近的饭馆差不多让我吃了个遍，有的饭馆因为常去，老板都认识我了，见我来了，会跟我聊聊天。但是，确切地说，我差不多吃遍的是我家附近的小饭馆，而离我家最近的“千家欢”饭店——只和我家一街之隔，我却从来也没有去过。原因可想而知，这家饭店太大了，有两三百个平方米，装潢得也太漂亮了，按照我的标准甚至可以称得上豪华，这样的饭店价格无疑不会便宜，以我有限的经济条件是承受不起的。

去年，大约是因为生意不太好的原因吧，为了招揽生意，“千家欢”饭店门前挂出了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本店惊爆特价菜，然后列出了一些菜只有一元钱一盘，还有两元钱、三元钱一盘的菜，最多是五元钱的菜，比如芹菜炒肉丝、萝卜烧肉等等。尽管如此，我仍然没有进过“千家欢”饭店，道理也是不言自明，这么好的饭店，虽然有惊爆特价菜，可你总不能只点惊爆特价菜吧，别的菜的价格依然会很高，对我来说还是太贵了。

那天，从外地来南京教书的作家狗子，到我家来玩。吃饭的时间到了，我们出去找饭馆，经过“千家欢”饭店，狗子说，这家饭店不是挺好吗。他又指着那块惊爆特价菜的牌子说，菜还这么便宜，咱们就在这儿吃吧。我说就这牌子上的菜便宜，别的菜肯定很贵，还是换一家吧。狗子说不换了不换了，就是这儿了，他拉着我进了饭店。我们在一张桌边坐下后，一个女服务员拿着菜谱过来了，狗子接过菜谱，翻了几页说，哎，这菜谱上怎么没有门口牌子上的那些菜呢？女服务员说特价菜在最后一页上，狗子翻到最后一页，开始慢条斯理地点了起来。他一连点了五六个菜，全是一元钱和两元钱的，女服务员忍不住了，问他，前面的菜你不点吗？狗子说，不点了，就点这特价菜。女服务员的脸上立刻露出了一副鄙夷不屑的样子，斜着眼睛看着他。我在一边感到很局促不安，对狗子说，咱们也点个前面的菜吧。狗子说没有必要嘛，你要是嫌不够，我再点个特价菜，你看萝卜烧肉怎么样？这会儿女服务员把头扭到一边，完全不看我们了。我实在觉得尴尬，站起来对狗子说，你点吧，我上个洗手间。

这顿饭吃得真是很不错，可一共只花了十几块钱。饭后，狗子心满意足地对我说，这家饭店没说的，以后我可要经常来吃。哦，天哪，他还吃出甜头来了。■

岁月
摄/陶达

委屈的“小青蛙”

文/江晓莉

朋友告诉我一个她亲历的故事。

朋友爱美，一幅画、一方布会让她眼角沁凉。朋友也经历过岁月打磨，一肩挑尽古今愁，但她总说自己只是偷着乐的傻大姐。

夏日闷热，朋友起了个大早，把窗帘桌布换上绿莹莹的碎花布，荷塘月色、在水一方……这绿色风情让她顿生欢喜。想起家中有一只翡翠玻璃荷叶烟灰缸，边上蹲着跃跃欲跳的小青蛙，煞是可爱。朋友怕它被烟灰弄脏，一直高搁在书架上方当点缀。“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”。小小书房因之而生动起来。

朋友打算“物尽其用”，遂把它放到该放的地方，没想竟引发了下面的故事。

朋友单身多年不敢走进围城，但这一天黄昏有约——来者是多年的友人，儒雅大方。与此君交谈可海阔天空，不用“话到嘴边留三分”。朋友很享受这交谈之乐，期盼也能共享这夏日风情。忽听得耳畔飘来一句：“好漂亮的烟灰缸，哪位贵客大驾光临？”客人“无厘头”的一问，女主人摸不着头脑，只是在对方飘移的目光中读到了疑虑，这目光让她扫兴且陌生。低头间恍悟，都是“小青蛙”惹的祸。哎，博学者也忘了其审美价值?！那疑虑的眼神磨损了女子的向往，一场本该浪漫的私语变得索然。

生活真比想象的复杂。被此单身老友问“有谁来过”，她很想吐槽“曾经的旧友”。但与此公尚有三尺距离，出于自尊报以“苦恼人的笑”。两个曾谈笑风生的熟人，就因顺嘴一问成了陌路人。

期盼中的惊喜没出现，看来审美层次的默契可遇不可求。那就独品吧，做一个独特的自己，感觉也很好。只是委屈了那忧伤的“小青蛙”。■

有一种爱还很陌生

文/王海波

窗外下着雨，温度降到了二十度，一点不像六月的天。刚到办公室，手机响了。弟弟打来的：“今天是父亲节，我给老爸打电话了。”

我拨通了电话：“爸，还好吧？”

电话那头：“还好，你加班？”

“是的，今天是父亲节，给您打个电话，多保重。”

“你也是。”

电话挂了，每次都是如此，打得少，挂得快。

记忆中关于父亲的第一个印象是，一个午后，那时候我还很小，约略刚记事的样子。我掀开门帘，母亲满脸酒气，父亲正用床单把母亲的手绑在床头，看我进来，父亲一愣，一边系着床单一边说：“你妈中午在人家喝喜酒喝多了，正在耍酒疯。”

我呆立在房门口。

“我怕她伤着你，先把手绑起来。你用水瓢舀点水来。”

我机械地退到堂屋，踮起脚，从缸里舀了水。父亲接过水瓢，托住母亲的头，喂她喝水。喝了水，母亲渐渐安静了下来，睡着了。父亲给母亲盖上被子，抚着我的头，“我们出去吧，她睡醒就好了。没事。”

刚上学那会，父亲打过我两耳光。

一天晚上，四口人围着餐桌吃饭。煤油灯芯露头很短，房间里很暗。父亲忽然瞪我道，“你每天吃得也不少，怎么脑袋瓜子就不开窍呢。”我吓得屏住气，忘记了咀嚼，嘴里塞得鼓鼓的。一只手穿越桌子，狠狠地两记耳光，我顿时眼冒金星，一个声音犹如响雷在耳边炸开，“站到门后去”。我一声不吭地站在门后，觉得鼻子有点涩涩的，流鼻血了，背对着餐桌，鼻血一滴一滴地渗入门后的浮土中，我倔强地站着一动不动。中间，母亲叫我过去吃饭，被父亲喝止了。时间一秒一秒地走着，后来怎么样也不记得了。

这是父亲唯一一次打我。

骄阳似火。走出校门，我一身冷汗。抬头看见了人群中的父亲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，爸？”

“我提前赶回来了，考得怎么样？”

试卷刚发下来，我快速扫描了一遍，觉得没问题。紧绷的神经有些松懈。可最后两题，怎么算都不对，紧张得浑身颤抖。小时候的两记耳光记忆犹新。我仔细检查，终于找到症结。

“还好。有惊无险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

父亲也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

父亲坚持要送我。从家到大学，五个小时的车程，花了我十三年的时间，寄托了父亲一辈子的希望。一路上父亲都是笑着的，那种高兴是发自内心的。

父亲明显地老了。

和父亲一直聚少离多。三十年来，在一起的时间只有三分之一。

每次父亲来电话，都是两句话。上学时是“好好学习，注意安全”，工作后是“好好工作，注意安全”。

一次上班时，忽接母亲从上海打来的电话：“你爸把别人的车子给撞了，不让走，你赶紧汇钱过来。”

我分明感受到了父亲的懊恼，他自己都不敢打电话给我，而是躲在了母亲的背后。脑海里闪过小时候父亲把母亲绑在床头的情景。

父亲真的老了。

现在每次电话回去，都是我叮嘱他“好好开车、注意安全”了。

自从买了房子后，母亲有时会来小住。但一般不会超过一个礼拜：“我走了，谁做饭给你爸吃？”“他一天到晚在外面跑，还没饭吃啊？”母亲说：“你不知道，每次从你这里回去，你爸都妒嫉我呢。”我顿时心里一颤，眼眶不禁有点湿润了。

拨通父亲电话的时候，熟悉的声音一下子将我包围。湿湿的天气有点凉，身上却是热乎乎的。

有一种爱还很陌生，却一直深藏在心底。■

推拿

文/张小兵

腰伤几日，家人建议我找中医推拿。上午，来到鼓楼中医院，走进推拿室我才发现医生是个盲人。互通姓名后，医生开始推拿，按、揉、捏、推……

“你是NT人吧？”他突然这样问。

“……啊？啊……是的。”一个语文老师被人听出了方言，我有些不知所措。

“你有南三县口音，又不全是。你是哪里的呢？”

“我是RD的。”我不由得扭过头来，看了看他似乎炯炯有神的双眼。

“哈哈！我们是老乡啊！”他的声音有些兴奋，可双手还一样的平静。

得知我是语文老师，他问道：“你看过毕飞宇的《推拿》吗？”我说，看过的，二月份请老毕来做过讲座，他还答应专门给我们讲一次《推拿》呢。

他笑了笑，说：“毕飞宇真聪明，把我们盲人的心理写活了……我和毕飞宇一起吃过饭。”我再次扭过头来，看了看这位医师。

这时，隔壁的一位盲人推拿师走了进来。“你说王老板像是谁……”

“呵呵呵，这你就不懂了，写小说是要艺术虚构的。”

“女儿给我下载了一本《推拿》的电子书，可能不全，就写到医院里面的场景。”

“你的书是全的，写到这儿就结束了。”另一位推拿师赶紧搭话。

“嗨！……我觉得毕飞宇还有话要说，或者金嫣的话还没说完。如果我是毕飞宇，就会继续写下去，要不然多不痛快……”

“对了，你是教语文的，你喜欢中国的哪些作家？”“陈忠实怎样？我喜欢他的《白鹿原》。莫言怎样？我看不出他哪里写得好，说实在的，还是巴金最真诚。鲁迅怎样？”他的手上加了点力气。

“我读过几遍他的全集。你喜欢吗？”我轻声问道。

“我读得不多，但我知道他说过，要扛住黑暗的大门，放大家到光明开阔的地方去。我喜欢他……”

……

整整一个小时，我觉得自己就是一张白纸，一直在听他重复着“我喜欢”三个字。我的脑海却在闪现着黑暗、狭窄的楼梯，贫困、脏乱的屋子……

“你在桌子上的本子上打个勾，记一下推拿的次数。”

“老乡，你太厚道了，就不怕人家骗你？”我开玩笑地说。

“每天都怕，我还怎么过日子啊？”

这时，电话响了，是他妹妹打来的。“股票大盘跌了没有？啊……没事，后面肯定会涨的。”

“你看我多大？我女儿22岁啦！大学毕业，在新港工作，挺不错的！”

我拧紧的心顿时松开了，他很有头脑，而且过得不错。

临出诊室时，我说：“陈医生，我以后就找你推拿了！”

他伸出两只手，说：“谢谢你！不过你还是要想办法先把肚皮减一圈。下楼梯慢点啊，没事多联系！”

走出医院的大门，我下意识地抬头望望四楼，窗户一直开着，他也许正在工作。■